

关注



《那拉提恋歌》

观众太需要喜剧了

这些年,总有热心观众和关心喜剧的朋友问我:喜剧就是纯粹搞笑吗?我说不是。也有人问:喜剧难道不应该让人笑后想点什么吗?我说当然。还有人问:喜剧难道就是用“包袱”、搞语言游戏吗?我说不是。更多的问题,是对目前文艺市场上恶搞的喜剧表示反感:喜剧难道是咯吱人笑吗?我说绝对不能咯吱人。

话剧是舶来品,正剧多,悲剧少,喜剧则更少。为什么?因为喜剧难写也难演。首先,你叫喜剧,就要面对一个硬指标——笑,若是正剧或悲剧,好与不好,剧场当下无法评判。但喜剧不行,演出过程中,就让人知道了这个戏是不是喜剧。抛开主题立意、抛开美学高低,你只要没让观众笑起来,这剧就意味着失败了。从这个意义上说,全场观众几乎都是这出戏的评委。

前些年,一位编剧圈内的朋友找到我,希望我帮他写一部喜剧,他电话里说,刚写了一部正剧,挺累的,想写一部喜剧放松放松。我听了吓一跳,“放松放松?天哪!”写喜剧恰恰是一件很煎熬人的活计啊!我很想问他:“您以前写没写过喜剧?若是没写过,千万别把它当成放松的活计去做,到时候会累着您的。”另外我还想说:“放松是观众的事儿,不是喜剧创作者的事儿。”但话到嘴边又收了回来。因为他当时咨询我导演费是多少,假如我把喜剧的艰难说多了,他不会怀疑我要提高导演费啊?我知道他的“放松”到时候一定变得“沉重”,甚至根本就写不出来。我告诉对方“您给多少导演费都行,您定”。对方听了很欣慰很感动;但这话说了一年多,他没动了动静。我从侧面了解到,他大半时间里躁动不安,脾气很大,因为他写了一篇又一篇,自己都不满意,念剧本演员都说乐不起来,他一稿又一稿写,最后放弃了。我知道,他被喜剧累着了,以后不会再碰喜剧了。

这个“写喜剧放松放松”的故事,说明了一个现象:别把喜剧创作看轻了。就喜剧小品而言,我也听到过很多这样那样的说法。有些话剧院团说到喜剧小品,是一种想起来搞搞而已的营生;有些戏剧学院对电视文艺栏目、春晚的小品评头论足,看不上,觉得喜剧小品是戏剧教学的一个练习,没有什么。

为什么不坐下来研究一下,喜剧小品早已脱离了戏剧教学的课堂练习?喜剧小品从诞生那天起,是穿着百家衣——曲艺的、哑剧的、喜剧的、戏曲的……艺术门类的特征呱呱落地的。随着观众欣赏水平的提高,对喜剧小品的立意、结构、笑点,都有了特殊的审美需求,这已经是一门独立的新时代的艺术门类。会写话剧的未必会写小品,会组织戏剧课堂练习的更不会轻易打造出一个有头有尾、有立意、有笑点的小品。你看轻它,它就会欺负你。

让人不可理喻的是,这样的现象至今依然存在;为什么不研究观众的需求?总之,喜剧市场的各种现象、对喜剧创作的认识和理解,以及喜剧表演上的良莠不齐,困扰着很多人。而各种对喜剧的疑问,实际上都反映了一个问题:对目前的喜剧不满,在这些不满里,又饱含着对喜剧的喜爱,饱含了对喜剧的呼唤,饱含了一个谁也不会否认的文艺演出市场的现象:快节奏的今天,观众太需要喜剧了。

时代呼唤健康的喜剧

喜剧必须完成自己的硬指标——笑,才能称之为喜剧;但是能让观众笑起来,就一定好的喜剧吗?还有一个更让人纠结的现象是:有的喜剧没有恶搞,有的是移植、改编自百老汇经典剧目,演出后喜剧“笑果”很好,笑声掌声不断,但是,在这些笑声和掌声中,也有不少观众反映,他(她)们一点都没笑,不光没笑,看还十分压抑。这些让人纠结的问题,实际上已经留给戏剧评论界太多的研究课题。

你说不是喜剧,但很多人说是喜剧,原因又在哪里?为什么仅仅以语言逗乐为主制造笑点的喜剧,诟病最多?为什么有的喜剧,编导演为了证明自己演的是喜剧,为了让观众乐起来,在表演上极尽夸张之能事,乃至“洒狗血”的夸张表演?导演和演员难道真的不知道这样逗乐观众品位不高吗?

喜剧评论家们把喜剧分为平面喜剧和立体喜剧,所谓平面喜剧,是指那些以语言包袱为主制造笑点的喜剧,这些平面喜剧,可以不看演出,听收音机也能笑起来。平面喜剧的局限性,事实上上世纪40年代的导演张俊祥早已说过,他说“靠俏皮话逗乐的喜剧走不远,因为俏皮话

喜剧难写,好人的喜剧更难写,主旋律、正能量的喜剧就更加难写。喜剧创作,首先考验一个创作者对喜剧技术的掌握,更考验一个创作者对生活的理解与提炼,如此,才有可能超越自己,找到突破喜剧创作困境的最佳途径。

别把喜剧创作看轻了

□王宝社



《拯救大兵友友》



《狂儿》

剧。平面喜剧的“包袱”制造技巧被观众熟悉了,不容易乐了,导致导演、演员脱离生活的夸张表演,他(她)没办法,因为要让观众说这是喜剧。搞立体喜剧吗?那就要阅读、研究大量的喜剧经典作品,要体验生活,从生活中提炼喜剧人物。这个比较难。因为要沉下来,别浮躁。但立体喜剧就一定好吗?有些喜剧是立体的,有人物、有情节,有技术高超的喜剧结构,不少移植过来的国外的喜剧很多人被逗得捧腹大笑,为什么随后又评论说这个作品没品位?

我们中华民族文化传统中“文以载道”的创作理念,看来不仅仅是说给创作者的,也是说给观众的。既然是传统,培养作家艺术家的同时,毫无疑问也培养了作品的接受者——观众。很多观众嘴上说,到剧场就是图一个乐,但又不仅仅图一个乐,他(她)必须要“想点什么”,没得到思想的滋养、没“想点什么”,观众就有理由说你“没品位”。原来,观赏喜剧,“图个乐的诉求里”,我们的民族文化又在不知不觉中起着作用,要求着喜剧的创作者。

扫描这些喜剧创作现象,是为了给自己定位。我应该创作哪类喜剧?我能否让观众笑了又“想点什么”呢?我应该在喜剧困惑的年代,创作哪种类型的喜剧呢?时代呼唤好的、健康的喜剧,作为喜剧人,听到这样那样对喜剧的期待与不满,心里常常像针扎一样难受。

反对看材料写戏

在寻求喜剧突围的思考中,中国少数民族文化艺术促进会找到我,希望我创作一台被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援疆剧目,要求是“让欢乐骑上骏马”,要乌兰牧骑式的演出,要写成喜剧。

第一次与少数民族文化艺术促进会同志交流,他们交给了我大量的事迹材料。那些材料都很感人。感人,不一定能写成喜剧。我历来反对看材料写戏,很多时候很多人看材料写戏写成了宣传剧、报道剧。其实看材料没错,但材料只能是一个创作者采访生活的指南。我提出来到生活中去,看能否发现喜剧题材。这一去不要紧,发现的都是感人的故事,都是默默奉献的典型事例。一句话:都是正能量的故事。

喜剧难写,好人的喜剧更难写,那么,主旋律、正能量的喜剧就更加难写。喜剧类型里有讽刺喜剧、荒诞喜剧、黑色幽默喜剧、风俗喜剧,唯独赞美喜剧稀少。少,是因为难。莎士比亚的四大喜剧《威尼斯商人》《皆大欢喜》《无事生非》《第十二夜》,喜剧史把这些归结为抒情类喜剧,也即赞美类喜剧,但是莎翁的这些喜剧,也相对设置了反面人物,也就是说,在莎翁选择赞

美喜剧(也可以称为浪漫喜剧、抒情喜剧)的时候,他怕观众不笑,把讽刺喜剧的元素纳入了赞美喜剧的领地。在我国古典喜剧中,关汉卿的《救风尘》、康进之的《李逵负荆》,也都属于赞美类喜剧,但这些戏里也都有反面人物,也是通过反面人物映衬作者要歌颂的人物。

写援疆干部火热生活的喜剧,讽刺谁?或者说笑谁?这里没有,也没发现反面人物,没反面人物,怎么结构戏剧矛盾冲突呢?众所周知,戏剧的特征是矛盾冲突,喜剧亦然;而设计矛盾冲突,则必须要设置冲突的对立面,设置反面人物,但是我所了解的援疆干部的生活,没有反面人物,有的都是感人肺腑的故事。

我又一次回到草原,住在牧民的毡房里。渐渐地,我找到了哈萨克牧民单纯又火热的性格,尤其是草原上的人们调解员,他们大都机智幽默,善于化解草场上、邻里之间的各种矛盾,他们采用的办法看似简单却非常实用。这些人民调解员的诙谐与机智,给了我很多启发。设想:那些被牧民们爱戴的援疆干部,一旦家里有了事,他们将如何出手相助?我把假设讲给那些人民调解员听,假设一位受人爱戴的援疆医生,因为长期两地分居,夫妻之间闹起离婚,人民调解员该怎么办?

没想到我这种假设,由于语言沟通不及时,被牧民们误解了,以为援疆干部真有离婚的事,他们听了急得火燎火燎的样子,纷纷出起主意来,这给我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我很快构思出喜剧的框架:让一位援疆干部发生夫妻矛盾,一位机智幽默的哈萨克人民调解员阿塞提,听说他老婆的救命恩人援疆医生刘主任和妻子要离婚,他想办法调解恩人的夫妻感情。这样,夫妻离婚只是故事发展的情节线索,人民调解员阿塞提调解夫妻矛盾,也只是构建喜剧结构的一条线,真正的目的是塑造一位建设边疆的援疆干部、内科专家刘主任。那拉提草原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镇,但是那里的旅游设施、医疗卫生远远落后于内地,医疗专家刘主任为此做出了许多让人感动的事迹。没这些感动,人民调解员就不会出手相助,在相助中,表现出“五十个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情感。这样,“一带一路”建设的火热激情、援疆干部的默默奉献都在赞美喜剧的笑声中得到一一呈现。这就是话剧《那拉提恋歌》的创作过程。

《那拉提恋歌》作为北京喜剧周开幕大戏上演后,获得了观众和业内的好评。这出戏让我看到了自己今后努力的方向。喜剧创作,首先考验一个创作者对生活的理解与提炼,如此,才有可能超越自己,找到突破喜剧创作困境的最佳途径。

2019年“北京故事”优秀小剧场剧目展演举行

“这是一个办实事、有价值的展演品牌”

每年8月,走进设施舒适、服务贴心的小剧场,看一场或贴近生活、或传承经典、或时尚先锋、或质朴真诚的有关“北京故事”的小剧场戏剧,让浮躁的心在炎热的天气里获得些许清凉和平静,已经成为不少京城百姓文化生活的不二选择。今年,“北京故事”优秀小剧场剧目展演将于8月如约而至,带来20部题材多样、制作精良的优秀作品。

2012年,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创办了“北京故事”优秀小剧场剧目展演。经过7届的完善和发展,“北京故事”不仅成为北京市着力打造的文化艺术重点演出品牌,更涌现出170部优秀小剧场作品,培育出一批优秀创作人才,成就了一批设施完善、服务优质的小剧场。正如北京剧协副主席杨乾武所说:“这是一个办实事、有价值,并且是行业和社会文化生活所需要的展演品牌。”本届“北京故事”的主题为“成长·同行”,从全国范围的国有院团和民营院团创作的近50部作品中,精选出20部作品,涵盖话剧、京剧、昆曲、越剧、淮剧、河北梆子、现代舞、形体剧8个艺术门类,以内容分为“古·今”“变·化”“生·活”3个板块,满足京城观众多元化的观剧需求。

近年来,面对现代生活和愈发年轻的观众,文艺工作者对戏曲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做了诸多尝试。本届展演中,“古·今”板块集中展示了创作者在小剧场领域对戏曲艺术传承与创新的思考。其中,京剧《好汉武松》由杨派非遗传承人杨少春做艺术指导,青年导演李卓群为核心组成创作团队,在丰富行当、发展流派、延伸程式的基础上,大胆尝试武戏文唱;昆曲《反串诸己》依托昆

曲的传统表演形式,结合现代戏剧的审美特征,给中国古老的成语故事赋予当代意识;京淮《新鱼盆记》由一个演员分别用京剧和淮剧出演刘世昌、张别古、刘世昌妻三个角色,跨老生、丑、青衣三个行当;青年导演赵淼的新剧《化水》努力尝试将舞蹈和戏剧相融合,追求以剧叙事,以舞写意的舞台呈现;河北梆子《台城柳》的最大看点是京、梆两大剧种强强联合,让该剧不仅有河北梆子悲壮激昂,更有京剧的苍劲有力;越剧《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用以歌舞见长、善于抒情的越剧形式演绎茨威格的经典名著。

去年,为纪念改革开放40年,文艺工作者集中创作了一批艺术化反映改革开放成果的艺术作品。“变·化”板块中,主办方遴选了其中的优秀作品。比如,北京现代舞团的《北京·我们》讲述了一群怀揣梦想从天南海北来到北京的普通人的梦想与拼搏;话剧《书店》讲述了同生书店在改革开放40年里跌宕起伏的故事,从普通百姓视角讲述时代精神;话剧《朝阳门外·雅宝路》描绘了第一代朝外雅宝路地区商户,历经时代变迁不忘初心,坚持不懈勇往直前的拼搏图景。

本届展演的“生·活”板块,汇集了一批反映平常百姓生活和展现当代都市生活与情感话题的最新作品。其中,黄盈导演的话剧《点心》讲述了大学毕业

生保持信念、坚持理想的创业之路;根据法国莫里哀戏剧最佳编剧改编的话剧《辣椒·巧克力》聚焦“留守老人”“婚姻情感疏离”“孩子教育”等现实问题;话剧《江小东和刘小文》用充满想象力的方式展示了年轻人的情感世界;话剧《周六下午两点的咖啡馆》以轻巧灵动的电影化舞台语言展示了当代青年人的内心世界;话剧《男人还剩下什么》挖掘毕飞宇原著中婚姻男女两性关系的战争,透视两代人对待婚姻的态度;话剧《我是余欢水》以舞台与多媒体相结合的方式,展示小人物的悲欢离合;话剧《爱转机》讲述了不同年龄的人对于爱情的理解。

据介绍,今年“北京故事”将加强与新媒体的合作,利用融媒体宣传普及戏剧知识,让更多的青年人走近戏剧。同时,继续开展戏剧普及讲座、戏剧工作坊等公益活动。

(余非)



《我是余欢水》

专家为京剧《春秋二胥》提高改进“把脉”

作为国家艺术基金2019年度滚动资助项目,由上海京剧院创排的新编历史京剧《春秋二胥》“一改”专家研讨会7月25日在京举行。

《春秋二胥》讲述了春秋时代原本一对相敬相惜的好朋友伍子胥与申包胥因为家仇国恨而相互纠葛的故事。通过申包胥帮助伍子胥从楚国逃到吴国,19年后伍子胥带兵攻入楚都,掘楚平王墓,鞭尸三百,以报父兄之仇;申包胥劝诫伍子胥放下仇恨、捍卫楚国的史实为基础,着重刻画了伍子胥和申包胥的人物内心及人性的碰撞与纠葛。该剧自2014年首演后几经修改、反复打磨,并参加第7届中国京剧艺术节、第29届中国戏剧梅花奖现场竞演等演出。

与会专家认为,该剧是一个“中国模式的悲剧”,展现了灾难面前人性的复杂性,即事不止黑白,是非拷问人心。伍子胥和申包胥的行为都有各自自信的正确与合理;于是,昔日有救命之恩的兄弟成了对立的敌人,这与黑格尔的悲剧理论相契合。与以往新编历史剧不同,该剧没有奢华和复杂的实景场面,取而代之的是“七巧板”式的平面模块。空灵的风格、极简的形式、京剧本体写意性的运用构成了该剧的舞美风格。对于该剧进一步的修改,与会专家建议,伍子胥和申包胥的情感逻辑、性格的变化展现得还不够充分,应该增加这两个人物的丰富性和现代意识;二度创造还可以向悲剧性、史诗感、厚重感方面强化。

(余非)

“殷之光朗诵俱乐部”成立

为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繁荣发展朗诵事业,丰富群众健康向上的文化生活,“殷之光朗诵俱乐部”日前在北京星期八文化艺术交流中心成立。

85岁的朗诵艺术家、北京朗诵艺术团团长殷之光介绍说,“殷之光朗诵俱乐部”是由首都广大专业和业余朗诵工作者自愿参加的群众性的公益性组织。俱乐部成立后将不定期举办各种朗诵艺术实践活动,为大家提供互相交流、学习、切磋、研究、提高朗诵艺术的平台,并通过这个平台,让中国经典作品伴随朗诵之声走进千千万万老百姓的内心。

成立大会上,多位著名朗诵艺术家与首都四个群众朗诵团体、近百名朗诵者一起,朗诵了十多首讴歌祖国和新时代的作品,殷之光也饱含深情地朗诵了著名诗人艾青的经典诗作《我爱这土地》,并获得了满堂热烈的掌声和喝彩声。

(京艺)

中国戏剧文学学会完成换届工作

日前,中国戏剧文学学会第六届全国会员代表大会暨“2019婺源文旅资源与戏剧艺术创作交流活动”在江西婺源召开。会议期间,举办了全国戏剧文学学会换届选举大会、全国戏剧文学研讨、婺源文旅资源与戏剧艺术创作交流等系列活动。中国戏剧文学学会是文化和旅游部主管的国家一级学术团体,成立于1985年,由全国的舞台剧、电视剧、广播剧剧作家、评论家、剧作家、教育家、翻译家、编辑出版家、经营管理家组成。此次换届选举大会选举产生了第六届领导机构,剧作家李东才当选会长。

全国戏剧文学研讨会是此次系列活动的亮点。中国戏剧文学学会曾举办过多项全国戏剧评选、调演、戏剧理论研讨、戏剧人才培训等重大活动。特别是近几年,连续主办了多期多项国家艺术基金全国青年编剧人才培养项目,受到业内关注。全国戏剧文学研讨会是学会的重点保留项目,已连续举办了8届。

(戏文)